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冊



鄧

陝西鳳翔

左庶長

寺官職

左更

奈之第

奈之十三爵

之官職

乾州

山西聞喜縣

因河中

垣城

山西河東

光狼城

西高平縣

鄧

長州

北宜昌

祖宗之墓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贊白起只三字。通。事秦昭王。昭王。故起處。提明。昭王十三年。

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戰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後叙應。

蓋為構隙故耳。此先插一種侯為。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又鹵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戰功。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戰功。明年。白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戰功。明年。起與客卿錯攻桓城。拔之。戰功。後

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戰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戰功。其明年。攻楚。拔郢

燒彝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戰功。白起遷為武安君。武

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戰功。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鹵三晉將

斬首十三萬。戰功。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戰功。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

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戰功。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戰功。四十五年。伐

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隋。秦

竟

河北

之東

陳

河南

華陽

河南

州

陘城

山西

屈沃

北

野王

河南

陽

南遷師賅

南此亦處有

名能山故

有木名王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皆稱

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不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

則可以當秦。序法簡盡。正見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

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盡好。詳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

為華陽君。先序一段。為長四十六年。秦攻韓。緜氏。蘭拔之。長平事。中間四十七年。秦使

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前節乃馮亭歸趙之謀。趙君臣受上黨之議趙

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按其數而據之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

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長平一點。出長平。古大觀。先從六月。陷趙軍。取二鄴。四尉。取二

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取尉敗陣廉頗堅

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上三節引起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點秦相應侯所云為下構

隙也。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承上三折

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

尉裨將。趙易將。秦亦易將。一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又增一趙括至。則出兵擊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前一頓。此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前一頓。此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前一頓。此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前一頓。此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馬服

姓名

秦之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河內

黃河之北

皮牢

河州隴門縣

柳丘

河南衛州

古尚即太公望本
姓姜氏其先封於
呂故亦作呂尚路

又作呂涓

初賈
姓姜氏呂氏為高

初釣於渭河

之

五王太公望子

又為武王王師

又稱師尚父

後武王克殷有切

封於齊傳兵

自天籟六金

意法近不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奇兵一壁堅拒二奇兵絕趙後三又

間趙軍絕糧道四出輕軍秦王聞趙食道絕提一句頂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

擊五頭緒提清明如指掌秦王聞趙食道絕上起下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

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欲寫坑軍先寫發卒又點出長平四五次不其將軍趙括

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四五次不其將軍趙括

又特出將軍字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

為趙括擲揄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坑趙是主上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鹵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降者四十萬通前後斬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長平一事只為上黨起釁秦

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餘波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

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起下緊接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

為三公先斷定使應侯一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一轉君能

為之下乎又一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

五大夫

朱之茅九級

陰密

古肅平陽

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又起一客。是客。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此則是主也。繳。上為三公句。於是應

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

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且頓。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寫武安之病。亦作數。節寫真病不任行一。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

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實字妙。正應。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

軍。而秦卒死者過半。此句從白起口中。補出。以明功罪。國內空。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

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

安君遂稱病篤。稱病。稱病。四。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

行。真病不能行。五。逐層寫入。妙。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

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

頻陽

陝西富平

縣此處有

山各頻山

故名此頻

陽

與

山西和順縣

之西

遼東

奉天東南

薊

清之順天府

平興

河南富陽

道

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前應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

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

是足以死。武安一傳。長平事為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直應

秦昭王起。結照應。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以聞事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

好兵。事秦始皇。白起事秦昭王。王翦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戰

一。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戰功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戰功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

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戰功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承上四節。作

起。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

賢勇。本傳為。王翦也。乃先揚李信。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

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又一揚李信。一抑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

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王翦。所以取勢也。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又再揚李信。似從此推到王翦。推出李信矣。孰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城父
漢州
上霸
西
東

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聞之。大怒。一路序來。此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

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一路

阨塞已甚。此提一句。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又重點六十萬人。句極揚王翦。

始皇自送至灞上。自馳自送。寫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寫始皇已入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輦。請田事作或曰。將軍

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

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請田心事至此說王翦果代李信

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李信偏寫其屢勝。王翦偏寫其不肯戰。通篇全用反勒之法。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

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計

已。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外事復奏。此引而東。正與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斬南

河北之南

即斬縣

現屬江

漢道

偷合取容
偷合取容
偷合取容

大破荆軍。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鹵荆王

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戰功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終

放過李信并繳還一筆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王氏主。秦二

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前

借陳勝以引出王氏耳。孰知借滅蒙氏。引出陳勝。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

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完王離事乃從空撰出。一段。收

不了有餘韻。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鹵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先立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

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

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俱一反一正。用及孫王離為項羽所鹵。不亦宜乎。彼各有

所短也。只說所短。單應一

此兩句。而所長已見妙。

破楚一傳。俱用一色。筆法相對。前邊戰功。一頓點過。白起只抽長平一事。王翦只抽

關斬二兩。抑揚反襯。勝又各有一世。皆知長平。一院四十萬耳。而伊

史記論文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四

鹿城 河北

十五萬。共八十九萬。而擊韓新城。拔韓五城。取韓安邑。拔魏六十一城。拔垣城。拔不
與趙光狼城。拔楚鄢郢五城。拔郢燒夷陵定坐黔中郡。攻南陽太行道。所殺者尙不
焉。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一部孟子。只提頭一句。而一。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即提夫。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論孟子只此三字。然可抵一篇孟子贊。游事齊宣王。不曰游。而曰游。事。有客卿在內。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游齊適梁。實事。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後列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之徒。故先列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戰前。應。而諸侯東面朝齊。秦楚魏諸國。獨重言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戰時。只二句。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寫孟子自然。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說盡。而孟軻之意。作孟子七篇。孟止在著書。故以著書終之。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再止在著書。故以著書終之。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出不接上商君吳起之徒。不即寫下淳于髡。慎到之徒。而于中間幻。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孟子附傳也。其次騶衍。後孟子。亦

一定孟子。一先序而後點。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有孟子七篇。故又有此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小而大也。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孟子斷

此則始自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而原也。及古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上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

外人之所不能睹。先近而遠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著書

已盡。下則就海外不賭之語。抽出一篇。以概言之。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

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極力誇張。乃脫不出九州二字。足

中。一一蓮花。各有一世界。乃至有萬億世。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

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儼然所謂唐虞三代之術。始也。濫耳。句。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

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虛出

一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結到孟子兼以仲尼同之以見孟

商君與起。豈其倫哉。史公極尊孟子處。即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

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忽以回環感歎語作兩層。借鴻子以激轉。孟子正

武王伯夷孔子。以比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

孟子所以尊之也。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又跌出一段。以假借騶子并

也。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由孟子說到騶

出稷下淳于諸人章法妙。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脈從孟子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

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寫盡淳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一作頓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

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又起兩峯應客具以

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

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先引一段洋洋灑灑必有一篇大文章在後

實文章之妙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駟束帛加璧黃金百

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四人總序變法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

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應著書言治亂騶奭者

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又遙頂騶衍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應淳于髡

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

賢士也籍中重言齊者以孟子游事齊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又頂騶衍迂大而闕

辯奭也文具難施又應淳于髡久與處又應淳于髡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

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又點田駢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應前列大夫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

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應著書言治亂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前列商君等虛寫中列騶淳于等實寫後又

前列商君等虛寫中列騶淳于等實寫後又

列莊周公孫龍等虛寫前後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頂一孟子呼子總收一故
相照虛實相參章法神妙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頂一孟子呼子總收一故
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寫出多少

掉人。復妙。盡矣。乃於盡情盡妙之。後又出一端。倪○史公論贊。倒裝在前矣。
東坡云。水難畫。以耳。吾讀孟。一故。子問。風與水。遭波濤。重疊。而阿房。吳起。
起于田中。焚燬。耳。吾讀孟。一故。子問。風與水。遭波濤。重疊。而阿房。吳起。
于慎。到。環。淵。而。接。子。田。駢。借。徒。威。後。參。錯。掩。映。以。引。三。騶。子。駟。之。後。中。後。又。有。
莊周。因。莊。周。而。接。子。田。駢。借。徒。威。後。參。錯。掩。映。以。引。三。騶。子。駟。之。後。中。後。又。有。
虛者。實者。詳者。畧者。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搦。○此文純以氣旋。
運借實者。組織者。畧者。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搦。○此文純以氣旋。
若因文生事。故並不見其多。人生也。反。空而何處使人捉搦。○此文純以氣旋。

秦
—
咸陽
魏
—
大梁

趙
—
邯鄲

燕
—
薊

韓
—
新鄭

楚
—
郢

齊
—
臨淄

魯
—
滕

孟嘗君

姜太公之後

東門

山東省陽

穀縣當時

有阿城鎮

甄

山東濮縣

薛

山東滕縣

四十餘里

舉

初出胎日上

年沐浴而

乳之曰下舉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孟嘗君世系。只一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

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田嬰成

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

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因田文附序田嬰。又因田忌層層轉觀。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

魏。敗之馬陵。鹵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田嬰事二。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

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田嬰事三。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

王卒。田嬰事四。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說威王事。虛寫。威王乃止。

田嬰。明年。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總收田嬰頓住。下

事。只略寫虛寫。蓋下有孟嘗事。恐頭重也。附傳體如是。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除子其賤妾有子名文。其母文以

五月五日生。又惡。嬰告其母曰。勿舉也。父又忌之。寫得我不來。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

徐州

任縣

安徵

之官

縣回

縣山

東秋

州徐

州即

九州

之一

陰通上言

傷父生

傷母

綺縠

即穿

即世花

綢緞

以即綢緞

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

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劈頭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始序

舉之故。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又作嬰默然。中作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

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上兩跌此兩翻明嬰曰：子休矣。寫田嬰久之

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

能知也。即用前法亦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張本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即繳前語點而

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一篇養客是名

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完田嬰

嬰文夾序下乃獨序田文入正傳。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賓客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是好事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

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應舍業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短極

窮人常

穿短衣

故曰之

短極即

窮人所

衣

涇陽君

昭王同母之弟也惺音夏

封傳

用現之通行証或符照

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應無貴賤士以此多歸

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有應亡人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寫好客處分

入秦作前後關鎖妙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

相與語奇語奇事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

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較國策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

偶人所笑乎只一點不必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入秦

節寫前虛寫作一頓此乃實序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

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不用之即殺之

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先提明是作一無可徧問客莫

能對又一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竟為狗妙盜之意致盜

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

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寫得以出關三字虛是孟嘗夜半至函谷關照後難未

河南空縣

宛葉
南陽
昌

客。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後有追者。益寫其急甚。孟嘗君至關。又寫至關。

一句前有嚴關。後有追者。正寫甚急。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一邊急則急殺。客之居下坐者。下坐妙。正為下坐出色。

彼代舍中客何在哉。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昔如困鱗。出如食頃。危甚。秦追去如脫乘。

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

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又為下坐者。明白暢言之。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

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句

怒。句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此寫孟嘗嘗君。序前事。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

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攻楚客。攻秦主。借兵食。客之客也。乃反客為主。從此兇住。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

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攻楚實。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

雙承。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兩危。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

又無借兵食。乃詳作兩層序。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

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一轉。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

二轉。突出楚懷王。後乃補序。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三轉。楚王得

東國
徐州

出必德齊。四轉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五轉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

齊。畏秦之伐故重齊之交也。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

周矣。○段段曲入文筆俊利。應還蘇代主意。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懷王。應出楚孟嘗君

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後有馮驩收責先有魏子收邑入遙遙作引。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

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突出田甲事。只虛寫。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

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賢者無名。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以身為盟字法好。遂自到

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

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

齊至厚也。又突出周最親弗亦虛寫。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秦有用於齊者則輕孟嘗君也。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

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

國也。逐句跌下。一步緊一步妙。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

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即用蘇代之說。齊秦相取。以

夫下 亦不重 於子西 君

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又添一層。不但輕子。而且重禮。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

讐子必深矣。而且添一層。不但重禮。而且重禮。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

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二層。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三層。是子

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三層。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大窮。反振一句。結。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

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

死焉。為呂禮而使秦伐齊。怨潛王而與燕伐齊。為私計。殘宗國。孟嘗殊非人類。死而絕嗣。天也。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

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

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完孟嘗君事。初馮驩後馮驩附傳。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

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貧身。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以劍為馮。又蒯緹。以劍緹

色。皆於間處點染。蒯緹名。彈其劍而歌。彈劍之歌。又。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來音釐。與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一頓。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二頓。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

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二頓。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

備使魏之 即劍 草戎 祥月 日辰 木成 日辰 木成 日辰 木成

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家音孤與乎字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

前兩頓俱以輕清之筆一様寫至此忽作一颯小小結住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

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

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也形容儀也狀貌表好長

者無他伎能無所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

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

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毛遂自薦馮驩出自舍長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

皆會得息錢十萬亦粗完收債乃多釀酒買肥牛具牛一倍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

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召取錢齊為會日殺牛置酒置酒酒酣乃持券

如前合之合券能與息者與為期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燒券六燒券一

點多少搖曳方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

以奉客也兩義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雙承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

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一時氣概情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句怒句而使使召驩驩至

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

足故請先生收責之。重序一遍足見其怒。若曰吾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句何句。馮驩曰。然。急。應之者極從容。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句急。句即以逃亡。自捐之。自捐之

則不得不捐矣。下句若字轉當連下。○未與論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

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此一段論理。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理勢俱

君心服。○國策有市義一段佳。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

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孟嘗客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

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字句不換。作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即雄雌兩字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

秦無為雌而可。不接雄字。反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

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應名高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

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

行 之使連 皮帶 一條 鞵 橫木 一前 車之

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又接雌雄字作餘波。秦王大說。乃遣

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

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又借前兩對不換。再說一遍。即以對前兩扇之

之法也。○不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

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還用雌雄字。王何不先秦使之

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

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勢已盡。忽以兩語斷意收。似住不住妙。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

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加兩句。間接前

事。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

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

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即翟公署門之說也。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先作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

有固然。君知之乎。先立後解。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忽然竟住。妙。另是一格。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一篇看去筆勢汪洋。文機清利。步步曲折。引人入勝。所云山陰道上。秋冬之際。更難為懷。○孟嘗君於中間。而田嬰馮驩兩傳。則附在兩頭。環作章法。田嬰傳。因在前。恐其累墜。故只用簡法。而馮驩傳。因在後。欲其襯貼。故另出精而信。陵之客。取債一段。刪改國策。各有佳處。對看自見。○四君俱以好客作主。而信陵之客。獨勝。次則平原尚有一毛遂。至孟嘗之客。馮驩。差彊人意。餘則盜賊。勢利之徒。寫得極其不堪。而千古之下。獨傳孟嘗何也。○毛遂是英英少年。一味使氣。馮驩則厚氣象。大是不同。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一篇以賓客作主

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相業只虛寫平原君家樓臨民

家樓上美人先點樓後點民家有蹇者槃散行汲先寫得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

蹇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賤妾亦借以為說詞

耳孰知已伏後脉故作奇語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奇事

人不亦甚乎先作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蹇者以

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應前貴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蹇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蹇者

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吾不知四君之士成得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公間插三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公子照應

直... 清... 足... 下... 之... 所... 傑... 舍... 親...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歎

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謂文辭不能復當以武勝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

矣高待門下客反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先颺一筆不知此十九人如

一笑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

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說得平淡不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

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

末立見語奇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

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連用三先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只就上解說不自說一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

相與目笑之一頓而未發也兩頓先就平原君反覆一段又就十九毛遂比至楚與十九

人論議十九人皆服人是放倒十九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所謂文不能取勝也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正見十九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先突出兩句奇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

何為者也正寫毛遂出一主互相激昂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

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此兩何為句。鏗鏘歷落。如聞其聲。先言客。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前兩何為者也。此兩

疊調寫。怒時急語。氣王正勃勃。其妙如此。王之命懸於遂手。而前。應按劍。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又問一句。且遂聞

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仍就楚國

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

當之。先揚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後抑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說得楚合從者為楚

非為趙也。所謂兩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又點一句。與前句亦作兩疊。楚王曰。唯唯。誠

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寫楚王心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寫楚王心折氣

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次者。遂定。從於殿上。楚王平原君毛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

九人。又生一波。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十九人原在堂下。然不公等錄錄。所謂因人

成事者也。視一段寫毛遂楚王相對處。堂上有一幅畫圖。擲揄十九人處。為目笑吐氣。環平

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應賓客。自

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極贊揚中。句帶愧色。模擬上三先生照。勝不敢復相士。兩不

士俱用疊句。亦以見平原決意心服。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重提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從定。楚救破秦必矣。又于中間插出一事。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

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忙時陡說平原君曰：趙亡

則勝為鹵。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

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

鐘磬自若。三比。中用三而字三折。且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又

兩急語。亦中作兩折。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又深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

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先提明。此又將三事

章法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開間插入

引傳作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

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

李同

李同

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二比作兩調。而未句也。字放。乃以

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又作兩調。一短一長。

亦作變法。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又斷一句。此甚不可。兩甚。

亦用疊句。通篇用一。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

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欲取虞卿作合傳。偏先抹倒虞卿。後主先客。另是一法。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

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并抹倒公孫龍。妙。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正為下金。壁作襪。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一見再見。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句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一法。何如樓

秦。即正轉。只。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一反一正。後即一跌。王曰。秦不遺餘

力矣。必且欲破趙軍矣。兩句中加一。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與其效之

秦。不若捐之楚。且以疑秦。數句亦作幾折。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

乘勢理之白即堅

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先斷

句。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一層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二層楚

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三層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四層應侯果顯鄭朱

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勿攻乎？先發一問逆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

也。兩折論事極明晰。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又拖一句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

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兩句中加一乎字此彈丸之地，弗與令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正與前來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

之不復攻我乎？趨勢一反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

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亦用前後疊句法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

攻兵相

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即述郝言。作兩折以破之。快便。今雖割六城。何益。層。來年

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層。二。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三。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層。四。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

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五。層。層。折。入。詞鋒。犀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

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又述郝言。以再破之。段。段。翻。駁。奇。快。之。甚。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層。一。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層。二。與之。則無地而給之。層。三。語曰。彊者善攻。弱

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層。四。以益彊之秦。而割愈

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層。五。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

其勢必無趙矣。又總結一結。明如畫石。一路俱。趙王計未定。長長則勢緩。故又借此一

句。閃出一樓。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層。一。路。秦。趙

說便厭。借一樓緩。又幻出一文伯母。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

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

公甫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文勢

已急。故間序一段。以緩之。今臣新從秦來。太緩則又忘却。本文。故急接入。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

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上兩平。一仄即下。正深於言予之者也。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前以緩來。此亦以緩受。故又作一頓。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

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

因彊而乘弱矣。此寫天下之心事。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

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

亡。何秦之圖乎。一掉。即轉。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

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點樓緩心事。故用險語。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

言其示天下弱乎。三句作兩折。下即轉。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又進一步。始出齊事。秦索六城於

王。而王以六城賂齊。二。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

畢也。三。轉。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四。轉。而示天下有能

爲也。五。轉。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六。轉。從秦爲媾。韓

轉。從秦爲媾。韓

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中作六轉。實只一氣說下。滾滾不窮。與前半段映合。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

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

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只一句。不說盡。○平原傳後。點虞卿。虞卿

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

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

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辭請二字。倚甚。

臣故曰。王過。魏亦過。仍以兩對。語收妙。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

略得。好。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

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

秋。間以著書。作結別致。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

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傳中不載馮亭事。却於贊中補出。為平原諱也。虞卿料事揣情。

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

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虞卿只以

此傳史公剪取戰國之文。故另著一書。作仗純以姿致風度為妙。絕無粗疎生矯。之態。讀之。覺和易近人。○平原傳。純用疊句。氣厚而力完。虞卿傳。純用轉折。故氣清而流利。一篇之中。各具一種姿致。乃知飛燕太真俱為國色也。○兩傳最佳者。則毛遂從處。如華岳插天。不塔寸土。而奇峯怪石。劈面相迎。虞卿對郝緩處。如山泉下垂。逐層噴落。而平

卷之七

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虞卿只以。此傳史公剪取戰國之文。故另著一書。作仗純以姿致風度為妙。絕無粗疎生矯。之態。讀之。覺和易近人。○平原傳。純用疊句。氣厚而力完。虞卿傳。純用轉折。故氣清而流利。一篇之中。各具一種姿致。乃知飛燕太真俱為國色也。○兩傳最佳者。則毛遂從處。如華岳插天。不塔寸土。而奇峯怪石。劈面相迎。虞卿對郝緩處。如山泉下垂。逐層噴落。而平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客是一篇主意。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虛寫一筆。為公子出色。為好客出色。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先將小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釋博。復博。心不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對上不換。與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通篇重客。先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一句伏通篇之脉。不待秦間之來。而其不聽公子救趙。使公子留趙。皆半以疑公子也。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入侯嬴。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其降王商河

先虛寫。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滿堂將坐定待舉公子從車騎竊罵侯虛左自執
作一頓。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滿堂將坐定待舉公子從車騎竊罵侯虛左自執
待候生上坐也。先鋪排一自迎夷門侯生復著夷門二字。隆情重禮。下侯生攝弊衣冠。
番後句。句應來更爲生色。車中之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
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也。應虛左。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
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應執。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無意中俾倪。
故久立。下五字極模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公子舉酒。一於坐客傍描。市人皆觀公子執轡。一於市人傍描。皆竊罵侯生。從
者傍描一筆。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市人從騎四面照耀。遂令一番搖曳。將相賓客。乃
應從車騎。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市人從騎四面照耀。遂令一番搖曳。將相賓客。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此乃家中。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四段。又傍描一筆。
待公子自起。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皆如無物。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爲公子。
迎候生之時。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皆如無物。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爲公子。
亦足矣。力爲公子者。奇文。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衆人廣坐
之中。不宜有所過。令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
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侯生口總序一
錯落。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
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前序已詳。故落一朱亥作兩次
寫。結上文。伏下脉。通體皆靈。

正位
侯生
魏將
相宗
室賓
客
朱亥
此子
賢者
世莫
能知
故隱
屠間
耳

包
章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

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

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

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趙事至急矣外從魏公子自度終不

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內從公子心上寫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上兩路雙通無可奈何生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

伏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獨赴秦軍是極危之事公子何以至此

生又作一颺使人加倍驚疑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

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作數折曲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

公子之還也前一路颺開此一句收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

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先說公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

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方說自公子再拜因問。文章無直瀉之法侯生乃屏人間語曰。

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一快後尙未知何

忽有此奇計不覺爽然何以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

報其父讐莫能得。王之幸姬何待公子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讐頭敬進如姬

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

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曲曲寫來則兵符必得鄙軍必奪秦必

元發滿浮一大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志得意滿可

全矣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

請之事必危矣。初以爲萬全乃復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遙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

聽可使擊之。又生出一奇於是公子泣。讀至此驚疑盡釋心花頓開公子

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

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

禮無所用。又補明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撇脫之甚此公子過

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至此奇已盡矣。又出侯生自到。公子遂行。先寫公子行。虛寫。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

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

如哉？」果不出侯生所料。苟無朱亥，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應力。椎殺晉鄙。公子遂

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一段大文。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

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完前段。亦以終

侯生附傳。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問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

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照與客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前頓住趙

王。今又頓住魏王。接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入趙王。章法之妙。客有說公子曰：又出一客。上為侯生。朱亥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

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正承公子自知。又

方明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

白。

直
之
初

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

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小小公

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復點兩人與侯生。朱亥照映作章法。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

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

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非必抑平原。借容形主之法也。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

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借平原客。又補天。下士極寫公子。公子留趙十年。

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正應不致。加兵謀魏。魏王患之。應魏王及公子患之。使使往請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應公子自知也。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又點賓客莫敢

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簡淨

行
之
初

河外
河之南

刻入正。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

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又補年月正見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

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騫。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

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

稱魏公子兵法。終不脫客。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有公子客。即有

諸侯之客。又有晉鄙之客。幻出數層。以為照耀。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

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

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篇終矣。直應至篇首畏公子

如一句節。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賓客

餘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

死。使蒙騫攻魏。應走蒙騫。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鹵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

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又以高祖作餘波。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只就夷門點綴。徘徊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慨然。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一。篇。好。客。是。主。救。趙。是。大。節。而。勝。處。在。侯。生。送。公。子。一。段。步。回。合。步。步。逼。搜。欲。合。離。萬。端。故。縱。曲。引。人。入。勝。處。在。侯。生。送。公。子。一。段。步。回。合。步。步。逼。搜。欲。陰。者。進。兵。說。與。王。者。與。飲。者。通。秦。用。客。如。姬。文。或。重。者。背。魏。之。趙。序。事。此。於。迎。侯。生。論。救。秦。處。薛。公。說。公。文。意。而。力。止。寫。而。王。侯。謂。公。子。處。侯。生。論。救。秦。處。薛。公。說。公。文。意。而。力。止。寫。而。王。畏。公。能。是。心。病。而。是。英。雄。未。路。猶。帶。風。流。而。子。房。亦。尉。遲。雲。母。未。免。假。借。

1955-1831年... 1915-1877... 法大五折已... 1907...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一層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二層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三層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四層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五層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六層當來西奏，一時並集，若俗手為之，便難枝梧。七層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下看他偏層，層序去，一絲不亂，是大手筆。

楚句擒定，今聞大王欲伐楚，竟入。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齊說完，下邊再敷序。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說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又說先王正為下，今王作勢，秦之去齊，韓魏間之也。滅韓、魏則與齊接地，而中無腰間矣。

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

謂能矣。先一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

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贊一再一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

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

而不敢掾王之威亦單矣。後乃一跌實。此一跌實。○用字俊甚。前兩贊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

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應前能與王若負人徒之衆。仗

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應後威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引詩易。應冬夏。累棋何以知

其然也。又泛出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

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引智氏吳越兩事。中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

陽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重說一遍。似注似解。而收束今王妬

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兩意承吳越智伯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纍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

度之。兩引詩詞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即借吳越作一臣聞

南正律 條廢 河陽 多力 地既理考 黃 南 南

入生國 之 累棋 一 臣聞

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韓魏一句閒帶下。而

使人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

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

顛僵仆相望於境。死傷一是一是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鹵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二係鹵。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容傷恒應先帝今王三段。故

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只兩句點明又即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一又起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一折仇讐應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

二折。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一折。隨水

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二折。王雖有之不為得地。三折。是王有毀楚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也。兩對之中。幾層曲折。流水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

又起一峯。方始正說。此乃攻楚之害。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楊蕭相。故宋必

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應隨水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

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韓魏既敵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

無後患。齊復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雙承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

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

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是第五段一路。臣爲王慮。莫若善楚。此正說善

前一正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

一反。內之侯。先取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

此。而魏亦關內侯矣。次取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

取也。後取齊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絕從地於齊。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下之腰則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韓魏已入臣矣。并舉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齊楚不相通矣。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四國而天下已定。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

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

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提得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

國誠善楚太子乎。反問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

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正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

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反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承應侯以聞

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句返。句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即轉一句。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歎憂之甚。又起。而陽文

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欲。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句亦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

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

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

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應失與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

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追

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

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城吳之盛。于贊中點。春申君既相。楚是

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又

四公子相照應。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

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楚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即轉一句。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歎憂之甚。又起。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欲。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句亦。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應失與。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追。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城吳之盛。于贊中點。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又。四公子。相照應。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插入秦事。先開開點。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先上秦王書一段太長。故點五短段以間之。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反起。跌轉。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不便不可。兩調。即黃歇借。道仇讐之兩喻。前詳此簡。今則不然。又一不然。跌轉作勢。魏日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此為徙都之案。乃竟不說明妙。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又歸到封。吳事環應。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曲寫情事。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先作聲價。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先虛寫一句。下即其謀也。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一層。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二層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貫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

三層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四層寫得必至。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

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前四層折此一反振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遂字承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寫春申君之疎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

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母五

望句一連注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

楚王病。日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

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應還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

所謂母望之禍也。應還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

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應還三句。五句只作三段。應母望之主。母望之世。兩句已包括在內。若定應五段。便呆板矣。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果字承朱英來。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應養死士。春申君入

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

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二十二字作長句。反簡勁恰好。是爲楚幽王。結完春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事。未點呂不韋

其蹤莫尋。忽然而去。其意未盡。妙甚。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借宮室引起。每於閒處作致。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

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一篇精神處。全在上。秦王一書。段落曲折。情事詳晰。讀之令人心開目明。文筆極一時之俊。次之朱英一說。朱英而稜。而園妹數語。言宛媚。各臻其勝。四公子各以客勝。而春申止得一歌盜楚。是一時事。何不以作合傳。乃史公偏不雙序。却于時因想。點有。意無。眉目。得願。是時事。何不以作合傳。乃史公偏不雙序。却于神。而筆墨在。蹊徑之外。豈可易測乎。

史記論文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只二字已提明。范雎之為人。乃使人賜

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

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又註一。魏齊

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

以僂。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

死人。就伴死。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復掉一筆。作兩斷。張本耳。魏人鄭

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頃當此時。一起。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

魏。鄭安平詐為卒。操范雎詐為卒。極寫鄭安平。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

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

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此處序述一番。下便拖沓。只用語未究三字。已足動人。極寫范雎。并寫王稽。王稽知范雎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寫范唯動王稽只語未究三字寫王稽傾

辭魏去過載范唯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唯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

侯東行縣邑先欲作逐穰侯一篇文字范唯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

我寧且匿車中故借穰侯一頃此時不下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

即別去范唯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時范唯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索客事作兩段寫而文情始為搖曳王稽遂與范

唯入咸陽緊接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

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突然而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偏作一

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辨士無所信一段言秦士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一段言穰

能容士兩路雙逼出范唯范唯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兩句雖為自己作引。無能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

留臣無為也。後乃反覆推明。語曰庸主賞所愛。隱指而罰所惡。乃自明主則不然。賞必

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此二句反用。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

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先作一反。疑事嘗也。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

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又頓住。下復推開。文情妙甚。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

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

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此段照賤臣。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此段映重臣之反覆。擅

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利其道。害則舍之。無久留。疑則少

嘗之。不可一層。正是范睢本意。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所

云不以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

書傳也。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

乎。故為致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少嘗之。一語無効。請伏斧

質。斧鉞。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詳

是子也

永巷
長巷
犯罪則
其中即
監獄

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

后穰侯耳。先大主意已宣明矣。亦作突然而來。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

入其術中。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足見制

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前厭士矣。弗信

于秦王哉。正有穰侯。一語在其耳中也。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又就旁人形容

以前之厭士也。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昔一言而已明。今三唯而終止。有昔之快。以釣其耳。故范雎曰

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

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疏言深。作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

轉。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二今臣

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

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前已突入。今又反覆要結。必欲吾之說。千穩萬

人。三轉。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四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

臣耻。五轉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索性以樞質斧鉞之意暢言之。所以要劫秦

振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

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

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前已說盡。又引子胥箕子一

勁勢未已也。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

鄉秦耳。兩結已完。再反振一段。收完正意。方始戮住。夫以厭士之王。若無以當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奸臣二字。駭駭逼人。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若夫窮辱

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又掉轉一筆。秦王曰。先生

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慰先生。而存先

是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慰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對服士之主。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啟齒。故一路聳動。言矣。立說之妙。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王已開寫一筆。見秦正行文之妙也。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輕輕點出穰侯不忠四字。傾危可畏。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舉天下之人。必以爲從此深言。乃偏頓住。說外事。妙至於此。以觀秦王之俯仰。奇字。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直接穰侯爲謀不忠。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折轉。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頓住。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也。又宕一筆。作勢。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

後之少場

直方圖至
遠圖而入矣

隴

陝西東隴山

蜀

四

函谷關

反

大原之西北九
百里羊腸阪

之。隱以文子。照定種侯。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引齊見遠

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一句主意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三語中間立柱一失一分前後雙應奇文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引趙見近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

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鹵也。論事明白文氣俊利。終秦之并天下計不出此。范睢固秦策

上之第一人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

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因舉兵而伐之。用三疊句王曰。寡人

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

丘。應舉兵伐之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

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與前法對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韓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

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

博論
曰之至王至臣
使入處大孔
則他控去王
之筋

昨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親魏收韓兩對住故再提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
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客一句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永巷之言
至此說破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句法今太后擅行不顧
起處亦突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句法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註明一句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
一作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應伐綱戰敗則結怨於百
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
沙丘百日而餓死又以危言懼之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兌之類也遂爾暢言之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
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
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一路擒縱至此露盡無餘而秦王之心已不能自主昭王聞之大

權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

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又

開點綴一筆序完穰侯直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結年

致前私家富重於王室范雎既相秦拜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遙接魏聞秦且東伐

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愕然神辭俱似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又進曰不也雎前日

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

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寫得有姿致轉折須賈因

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

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奇文奇事正欲快觀范雎曰願為君借大

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

匿相國御車豈無指目若一直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

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承須賈怪之四字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

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戰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自知二字。妙。劈。

頭一喝。直追至。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模寫一番。寫。

魏齊廁中時也。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

以爲一笑。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數語。總。

心忙口急。說得雜。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一邊面有驕色。

亂無文。真化工筆。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

純是乞命之。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

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

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三住語。三變乎。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驚須賈處。數。

足矣。偏又得意一番。寫小。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氣壯。

是得人志之狀。使人難耐。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

曰。王稽亦突然而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

來。是此篇章法。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

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

作六段。三正三反。俱畧換數字。而文情變。目爲之一新。然竟不說明。

妙。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

只反點一句。隱然言表。而詞意已足。

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

一恩一怨。前實寫。鄭安平。王稽。虛寫。鄭安平。王稽。虛寫。鄭安平。王稽。虛寫。

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

兩句收完。王稽。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接。遂欲爲范睢必報其讐。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極寫昭王。正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言不在反先言在。

用法。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正言不出。反先言伐。趙孝成王乃發卒

圍平原君家。句急。句魏齊夜亡。句出。句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

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新字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先以感歎語。突然而來。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戶侯。虞卿事於此補序。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首尾重語。應轉有味。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

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完魏齊一案。昭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應前收韓。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

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

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

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

上內朝相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

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

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憚前序范睢得志極矣今乃

退蔡澤從此入也寫負恩之人即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報恩之人纔有私意天必敗之矣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妙語亦夫鐵劍

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妙語亦夫鐵劍

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

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兩人合傳也乃正說范睢要緊時一句即蔡

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

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顴顏蹙

顴膝畫蔡澤處令人失笑回想懷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

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氣概如此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

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

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貧賤中作得意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

奪釜鬲於塗臨期又有二厄為富貴自有者合成一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

於秦。應侯內慙。接。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突然而來。先令范雎一驚。則其說易入。與永巷之言。一明

一暗。其用術則同。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辨。吾皆播之。是惡能

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又裝點。應

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只一字。作滿溢。應侯曰。請聞其

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只四字。突入。已全說明。夫人。生百

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層。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

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層。二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

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

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三層。是一篇主意。應侯曰。然。三然字。應還蔡澤曰。若夫

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前四字。太陡。故衍三段。以緩之。三

侯也。孰知應侯反。颺開去。重作波瀾。文章樂事。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

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常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

功莫大於人
乃不仇人

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
 難。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
 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總一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
 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如此逼去。范雎如此逼來。寫兩人用權術處。各蔡澤曰。主聖
 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
 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蔡澤見微言不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一今商
 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
 乎。二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三層實
 不用。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
 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兩人用智。各不相下。故略推倒一
 勇。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

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又進一步。又高一層。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又進一步。又下一層。應侯曰。未知何

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

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

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十四句作一氣讀。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又

一步。又切一層。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

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

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總上兩段。歸至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

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

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應須賈而德

已報。應王稽。鄭安平。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大不取也。又將成功者退。反覆以推明之。且夫翠鵠犀象。其處

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

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又承上祿位貴盛。私家之富。以危言之。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

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又將成功者去。鋪衍一番。反覆開導。惟恐不盡。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佳句。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奇句。力田稽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八字佳。下句更佳。想阮卒之時。實有如此。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排中。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

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已說過一遍。極言閎論。終以慨。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又點出一范蠡。以爲餘波。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又爲應侯序功。以配四子。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又一掉轉。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處處應還。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前意已足。言已盡。此段不過反覆。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

不足知失其所以有。一篇大文不可寂然便住。故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

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

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

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

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

懼。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

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

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驕旅入秦。繼踵取

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巨惡能激乎。末語尤致。

范雎蔡澤原是一流人。一時人其臭味相同。權術學問相同。故范雎說昭王。洋灑

數千言。多少層折。一路逼入。蔡澤說此篇亦洋灑數千言。多少層折。一路逼入。太

史公合作一傳。前後對應。成奇觀。此篇說詞俱突然。入後邊翻出奇文。如

君稽薦范雎處。范雎入永巷處。范雎請以昭王處。范雎對平原

極寫范睢驕矜得意純是小人之態乃知睢必報非君子之言也○寫范睢說
昭王受范睢籠絡雖極為頓挫尚無匹敵至蔡澤說范睢則各用權術反
覆往來如虎負嵎各不相下○便是一生事業○睢
推倒一穰侯蔡澤推倒一范睢

極寫范睢驕矜得意純是小人之態乃知睢必報非君子之言也○寫范睢說
昭王受范睢籠絡雖極為頓挫尚無匹敵至蔡澤說范睢則各用權術反
覆往來如虎負嵎各不相下○便是一生事業○睢
推倒一穰侯蔡澤推倒一范睢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從樂氏入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直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宕一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用當是時。忽插入齊事。然正爲燕事也。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以帝爲戲。寫得一時可笑。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遙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

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燕趙合。○應別使連楚魏。令趙

圍秦以伐齊之利。因毅及趙。因趙及秦。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遙接上湣王自矜。皆爭合從。與燕

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列國獨

映合始終。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

追至於臨菑。諸侯能歸獨提燕軍。樂毅一句。以分主客。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狗齊。齊皆

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

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

之不下者。畧住下。遙接。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

服。又頓住。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

隙。欲連兵且畱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刪得簡勁。而又詳盡。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又提一。句接前。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奇字。畏

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還歸趙燕。趙分。局。完前。齊田單後與騎劫戰。完樂毅事。再入騎劫。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

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事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

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補寫燕惠王心事。關鎖前後。作三層。

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

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頓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

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折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

意乎。此二句是主。遂生出。下邊一篇文字也。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

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前書有左右。寡人。先王。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

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應遇將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應自故敢以書對。此起處。已括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功名二字臣竊

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事先王先王過舉。廁之

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畜幸臣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

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事先王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爲事。畜幸臣之理。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

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

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事先王之心。○使趙事。前只一點。卻於書中序明。先王以爲然。且符節南使。臣於

趙。顧反命起兵擊齊。畜幸臣之意。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

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收入於燕。事先王之心。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上三句。自齊入燕。薊丘句。自燕及齊。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頓贊先王。正自贊也。先王以爲

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畜幸臣之理。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

無罪。是以受命不辭。事先王之心。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功名二字。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

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敘完先王事。下始入議論一段。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雙應。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

之迹。臣之上計也。應通逃句。離毀辱之誅。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應傷先王之明句。臨不測

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應害足下之義。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結總。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

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燕趙復合。燕趙是一篇眼目。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

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復分。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

也。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前有書二篇。此又有書一篇。以為照應。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

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

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

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前二書洋灑極矣。再序一書。未免拖沓。

查。故只以韻語約畧寫之。而情致躍躍。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

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燕趙復合。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

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燕趙復合。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

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

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借高帝作

波一餘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

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復出齊作餘波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

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

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

師贊語卻於本傳外突尋出閒事借蒯通借主父偃借河上丈人借安期生等奇肆不可方物

其畫借贊語卻於本傳外突尋出閒事借蒯通借主父偃借河上丈人借安期生等奇肆不可方物
將大勢之所已此文於樂毅伐齊等樹而藜之尚安有山哉故作文者亦取
昭一實事起後復有樂詞註脚是史傳之另書格也宛轉反覆是明先王蓄幸臣之
理臣所引起後復有樂詞註脚是史傳之另書格也宛轉反覆是明先王蓄幸臣之
折真可廢書而泣也○一趙一齊一燕是樂毅一所以報先王功名之地故首末俱只
以三國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先提勇氣，伏爭功之根。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廉頗如雙起，後即撇卻廉頗，直接入相。藺相如傳。○句句以兩人相形對照。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藺相如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先設一疑案，難決以見廉頗不如相如，滿朝大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欲入報秦，偏欲合故縱之法也。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一篇大文，必有引起，所謂江一河之濫觴，燎原之熒燧也。臣竊以為其人勇士，十步濺秦王。有智謀，照完璧宜。

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

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

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兩議明確而王曰。誰可使者。相

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只四字滿綻

字俱從此出。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

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先裝點一番寫得秦王極喜。相如視秦王無

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

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

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

逆彊秦之驩。不可。已議過兩番。反於對秦王時。淋漓曲盡。而又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

忽入齊戒。奇是一時匆忙。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隨口撰

隨口撰出奇是一時匆忙。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隨口撰

如一句以實之寫得相見。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此

齊戒。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此應償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

碎於柱矣。急節語有聲有色。相如持其璧睨柱。又描一筆。欲以擊柱。欲擊柱。睨柱。秦王恐其破璧。

秦王只此四字。已為相如拿定。乃辭謝。此秦王辭謝。固請。此相如固請。召有司案圖。指

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又度一番。乃謂秦

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齊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前計無復之。撰出一趙王齊戒。此計無復之。又

王度之終不可彊奪。秦相如之勇反在。遂許齊五日。又默默相喻。神情如見。舍相如廣成

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齊決負約不償城。度秦王第三。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璧於趙。因完璧二字。遂一路寫奉璧授璧。持璧得璧求璧。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

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前一懷璧歸璧而止。多少錯落。秦王正極寫相如也。相如至謂

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

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所以齊戒。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一折更妙。遂

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寫秦王

快無可奈何光景。且連日齊戒。引見心事。俱於此四字中現出。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

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

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

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以上幾許事，只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是璧上餘波。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

相如計曰：又帶廉頗。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如許大事，只一句前璧。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

爲王，以絕秦望。」只四字，寫得堅決。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先寫秦

以反襯相如。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不許不肯作兩番寫，逼出下文。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前奉璧時，止暗寫

明。於是秦王不懼，不許不肯寫，相照爲一擊。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今但寫相如某年月日

秦王爲趙王擊缶。」書趙御史擊缶，秦御史對。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十五

波。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壽趙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秦趙雙結，以兩對終。○盛設兵，補序。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廉頗事只虛寫。而藺相如

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宦者舍人。吾羞，不忍爲之下。作一頌。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

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忽寫其勇，神色俱壯。忽寫其怯，神色俱沮。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

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

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只

句已足。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

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詞氣俱直，以實心作實語，遂令心折，駕馭武夫，止用此法。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

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單序廉頗復留未完，插入趙奢趙括而廉頗一。後四年，藺相如將

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又提相如。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倒提一句，即趙奢者，趙之田部

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

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

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

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俱用頂語。一反。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

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遙接前。王召廉頗而問。

廉頗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請一客。又

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應將

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始出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來得突兀。秦軍軍武安西。

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寫得一急甚。

作色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堅壁留矣。又找兩句。若萬秦間來入趙奢善食

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接入令一人一驚，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

而軍。欲急故緩。欲緩故急。緩則緩極。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

軍事諫。正與軍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

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

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

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

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又點廉頗相如。并應後四年。趙惠文

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完開一筆。結

膠柱云云。乃相如病篤中語。而從此相如不復見矣。使廉頗將攻秦。後又因廉頗。接趙趙王信秦之間。先提明一秦之間言曰。秦之所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句。後序。秦之間言曰。秦之所

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

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正忙時頓住。再序趙括事。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畫出一輩陵少年氣習。括母問奢其故。帶出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

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

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反問一

句。下又

找一句收完。父子異心。願王勿遣。母不述父語。另出見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

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應易言兵。秦

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應軍吏無敢仰視。四十餘

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隴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結完趙括事，復入廉頗。蓋趙奢自邯鄲圍解

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遙接

事。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

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

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入開事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

使樂乘代廉頗。前插入樂乘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

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開中插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先作兩語以為必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

用也。使者報曰：將軍雖老，尚可用也。趙王大喜，使使召廉頗。廉頗將行，有客曰：君聞

將軍之說，臣不信。將軍嘗聞趙之先王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

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

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將軍與天下之將

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只一語感慨之極回望故國廉頗卒死於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遙從上攻燕接入

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

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鹵者斬與趙奮軍令相照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趙邊兵

亦以爲吾將怯一頓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又一層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隱照廉頗代將事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應亦不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

約前應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又一頓凡作三層極力邊士日得賞賜應市租而不

用應不得捕鹵此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

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覺士馬精強旌旗改色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終以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

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上三以爲怯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又提廉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

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應郭開間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又應廉頗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鹵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李牧死後三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三句方藺相如引璧睨柱易璧及叱秦王

左右事灑池勢不過誅妙語千古英雄止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

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所以附於廉頗後亦以滅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母信讒言
趙奢以後則縱橫變化而趙將且郭開極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母信讒言
也○寫藺相如與秦會而廉頗組織之真無轍跡有尋○李牧一
頗虛寫藺相如於中與秦一終始廉頗佳主客莫辨此又史公之寫至入
廉頗所以附於廉頗後亦以滅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母信讒言

夫母信讒言者烏
得不謂之君子哉。